

文学是对手吗？

南帆

仅仅适应一个狭窄的区域。文学经典的完成式叙事不是制造各种干预行动的机遇，让人们击毙屏幕之中的恐怖分子或者从迷宫之中突围，而是带动灵魂的苏醒和活跃，继而开始奔跑或者抗争。所以，课堂讲授必须有信心证明，文学经典也在帮助创造生活。

提到文学经典与生活的联系并不是倡导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学经典的讲授当然是一种学术工作。现代学术体系或者知识体系无不拥有相对独立的逻辑架构：学科内部各种命题相互呼应，彼此证明；某些命题的突破仅仅传导到另一些命题。学科必须以整体的形式回应生活，正如一台大机器必须以整体而不是一个又一个零件各自为政地产生作用。运用电脑的时候，人们终日与屏幕、键盘、鼠标三者相对，尽管如此，没有人愚蠢地认为，电脑之中的另一些部件纯属多余。学术体系或者知识体系的内部运作存在种种复杂的配置与勾联方式，无法直观地给予评判。谈论乡村的农业生产，果树栽培技术的一个软件或者材料学领域的一项发明也可能意义重大。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哲学本体论思辨或者甲骨文考订，尽管这些研究既不能提高晚餐烹调技术，也无助于防止流感蔓延。认可这些前提之后，我愿意重新回到一个观点：宏观的意义上，学术或者知识的归宿是烟火人间，而不是无人问津的专业主义橱柜。多数学科的繁荣程度与联系生活的程度成正比。例如，医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愈来愈兴盛，术数或者谶纬之学愈来愈没落；生物学或者计算机、人工智能的研究规模愈来愈庞大，武术以及冷兵器击体系愈来愈萧条，如此等等。

当父母的聚在一起，电子游戏是一个很容易上火的话题。只要一个人提起，立即群情激愤。许多孩童废寝忘食地沉迷电子游戏，课业被抛到了爪哇国。那些设计游戏的电子工程师干的是什么事！抱怨之余，一位父亲提出的问题让人一愣：为什么作家或者导演居然竞争不过电子工程师——为什么课本之中文学经典的魅力远不如电子游戏？电影也奇怪地落了下风。电影的画面、音响、人物、情节以及摄制的技术含量远远超过了电子游戏，但是，卡通仍然愿意追随电子游戏里面的卡通人物上天入地。

一个作家的分析是，文学经典或者电影通常是完成式的叙事，电子游戏是开放式叙事。完成式的叙事“跟观手不动”。哪怕产生若干角色的“带人感”，读者或者观众不可能真正卷入情节，以实际行动介入《红楼梦》宝、钗、黛三者的爱情，或者助孙悟空一臂之力，将唐僧从万恶的妖魔鬼手里抢回来。相反，开放式的叙事安排游戏者成为一个主动角色。游戏者的各种操作影响情节的方向与进程，甚至开启情节本身。担任改造世界的主动角色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是作家的结论。谁都愿意自己创造生活，哪怕是在屏幕里面。孩童甚至更为积极，因为他们真正掌控的生活空间更为狭小。

我想延伸的话题是，讲授课本之中文学经典的时候，最好附带说一文学经典的主题与人们的生活存在哪些联系。许多文学经典已经年深日久，如同博物馆里面一个锈迹斑斑的器皿。如果没有各种辅助资料，几乎无法透彻地解读作品，譬如历史背景材料，字句的注释。这些辅助资料成为课堂讲授的大部分知识，通常称之为“学问”。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忘记，清除各种外围屏障的目的是登堂入室，洞悉作品的内在意蕴。这些内在意蕴并非隔绝于日常现实。相反，真正读懂一部作品，包含意识到一部作品可以多大程度地嵌入周围的生活。仰慕一部作品显现的境界或者鄙夷、嘲讽情节之中的某一个人物，生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回应。文学经典的某些内容可能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人们不会再像梁山好汉那样打家劫舍，聚啸江湖，也不会再像堂·吉珂德那样扛一柄长矛挑战风车。可是，否定即是另一种解释。之所以替文学经典之中的古人感慨嗟叹，二者的落差恰恰表明现今立场的启动。如果人们的悲欢曾经接受文学经典的陶冶，内心可能保持更为锐利的洞察，人生的认识可能更为成熟。总之，文学并非冷漠的知识，

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人文学者时常以“无用之用”为自己的学科辩护。我喜欢这个词的原因还是由于第二个“用”字的分量。可以观察一下“无用之用”如何发生。人们居住于楼房，行走于街道，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使用众多通信器材——建筑师、工程师或者城市规划设计师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人们的精神也需要一个栖居的家园，也会如同身体那般成长与成熟，从事社交和旅行。如果不存在民族、国家、制度这些概念，如果不存在长幼辈分的伦理思想，如果不存在正义、公平、慈善、关爱这些理念，人们的精神既无所依存，也寸步难行。如同突然置身于空无一物的旷野，思想、情感、灵魂能够去哪里？人文学科犹如建造精神领域的楼房、街道与各种联系形式。回忆一下人文学科庞杂的概念系统，人们可以察觉精神领域曾经遭受的精雕细琢。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从饮食方式、服饰装扮、待人接物到法律观念、民族宗教、爱国主义，大大小小的观念表明，人文学科从未远离生活。

这种图景之中，人们很快就会找到文学经典在哪里。当然，人们立即发现电子游戏与文学经典南辕北辙。电子游戏对于游戏者的技术成功给予充分回报，训练的投入与产出存在清晰合理的因果关系；电子游戏的另一个巨大福利是，失败之后可以重新开始，没有惩罚，没有报复，曾经出现的机会还会如约而至。

然而，文学经典告知的人生远为残酷：许多时候，成功与失败阴差阳错，一种因果关系往往被另一种因果关系打断，莫名其妙地拐了一个弯；无论是财富、爱情还是升迁，机会多半只有一次，错过了只能徒唤奈何；一些事情的正确答案或许将浮现，只不过那时已经鬓发如霜，重来一遍肯定来不及了。所以，文学经典带来的启示是，必须绷紧生命之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意事常八九，一击即溃必将一事无成，成功者必须坚韧不拔，挫而不败，如此等等。

现在或许可以稍作总结：电子游戏的确自己创造生活，只不过一切发生于屏幕之中，攻城拔寨或者力克群雄犹如镜花水月；文学经典转身返回尘世，文学号称创造生活，其实仅仅创造生活的一个小小角落——创造一个更为丰富、更为强大的自我主体。前者快乐一时，后者享用一生。然而，一时的快乐可以立即兑现，一生的享用会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相对于课本之中文学经典的讲解，这个问题的解释与陈述竟是更难一些。

2017年对于韩国文学而言可能是一个“女性”之年，即使不关心韩国文学的中国读者也能感受到强烈的资讯。女作家赵南柱2016年的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突然流行起来，成为韩国全民热读的篇目。关于这部小说的话题骤然增多，热潮也很快传递到中国的社交媒体，后来结合热门日剧《坡道上的家》（原著为角田光代2016年小说作品），在东亚地区最热门的女性文学话题之一。有人说，《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三十岁左右的韩国女性生存报告书，还听说，韩国部分男性对此并不买账，甚至反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无差别兵役制的承担者，韩国女性则不必无差别交出生命中出版的两年时间为国家战略服务。韩国出版界趁热打铁，集结女性作家推出了一系列诗歌散文和小说，回应相关社会话题，甚至形成了真正的公共事件，引爆知名男性作家丑闻，国民文学偶像坍塌……在东亚女性运动史上，展现了文学的强大能量。更因为地缘相近、命运相似，中国女性对这场运动也十分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并不读小说的女性也开始关注女性作家和她们们的作品。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阅读金爱烂的小说，会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感受。也是在2017年，金爱烂在韩国文学界拥有了很好的好运。她凭借《外面是夏天》获得了第48届东仁文学奖，书中《您想去哪里》帮助她赢得第八届年轻作家奖，《沉默的未来》为她赢得第三十七届李箱文学奖（2019年，《外面是夏天》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李箱文学奖得主。一方面，金爱烂成名已久，她并不是2017年文学改变社会运动的旗手，能在2017年获得相当的成就是必然中的偶然。另一方面，金爱烂的存在反而会提醒我们，当矛盾复杂的社会问题成为公共事件，文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读到金爱烂的小说，是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的《你的夏天还好吗？》。同题《你的夏天还好吗？》不愧是名作，小说写作的是一个心碎的爱情故事。在大学暗恋前辈的胖姑娘女主，因为前辈较为善意地关注过她，

“我想抓住那道光”

张怡微

说过友好的话，就陷入了卑微的暗恋中。前辈所有的行为，都带着光芒，照射进女主不太自信的情感生活中。即使是听人说起前辈是那种会为同事们光顾风月场所站岗买单、自己在外面冷发到发抖的狼狽社畜，她也相信将疑。她为了他减肥，为了他提升自己的人生，甚至为了他突然发来的短信，明明要去参加小学时救过她的男生的葬礼，愿意临时赶去见面。见面以后，前辈却提出了让她觉得非常羞耻的请求，希望她能参加大胃王节目的比赛。说是比赛，其实并不公正，一切都有预演。前辈请她来是因为她胖，可以衬托一个瘦而性感的大胃王美女。录节目的时候，前辈用她曾经感动过的昵称“小家伙”，提醒她抬起头来是芥末和番茄酱的脸。她居然还曾遗憾过，他没见她最瘦的样子。他提醒她“像平时一样吃就好了”的话，狠狠刺伤了她……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出现了很多“光”。前辈“蓝光里的侧脸”，小说中提到的“光合作用的女人”“吃电子波的脸”，都是单恋的幻觉。摄影棚里有百盏照明灯，倒是现实的，把她最丑的样子，被特地安排穿上一小一号衣服突出身材缺陷的事实照得很辉煌。小说的结尾，她没有赶上同学的葬礼，天也黑了，家里天花板上没有流动的光影，让她想起来小时候溺水时水波的光芒。濒死时，她曾想抓住那道光描写得很细致，她却背叛了那道光。金爱烂十分会写破灭的象征，爱的萤火被大胃王比赛的灿烂强光所射散，剩下的就只有苍白的滔滔生活了。这残酷的爱情故事，天花板上的荧光欲灭不灭，可能也象征着不安的欲望和爱情幻觉的魔力。葬礼的存在，预示着食物链条一般青春爱情的死亡，你救我，我救你，都是幻觉。但那些光，曾经太温暖，看到过的人就忘不掉了。

喜欢金爱烂的读者，很容易就会捕捉到千变万化的文学创造背后那犀利的女性冷眼。她十分敏感，又敏锐，扫描过城市里受苦的芸芸众生，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出身普通、长相普通、抓緊稀少的可能性坚持学习、打工、为未来的生活累积资源，她们不那么相信爱情，但什么也不信同样需要很刚强。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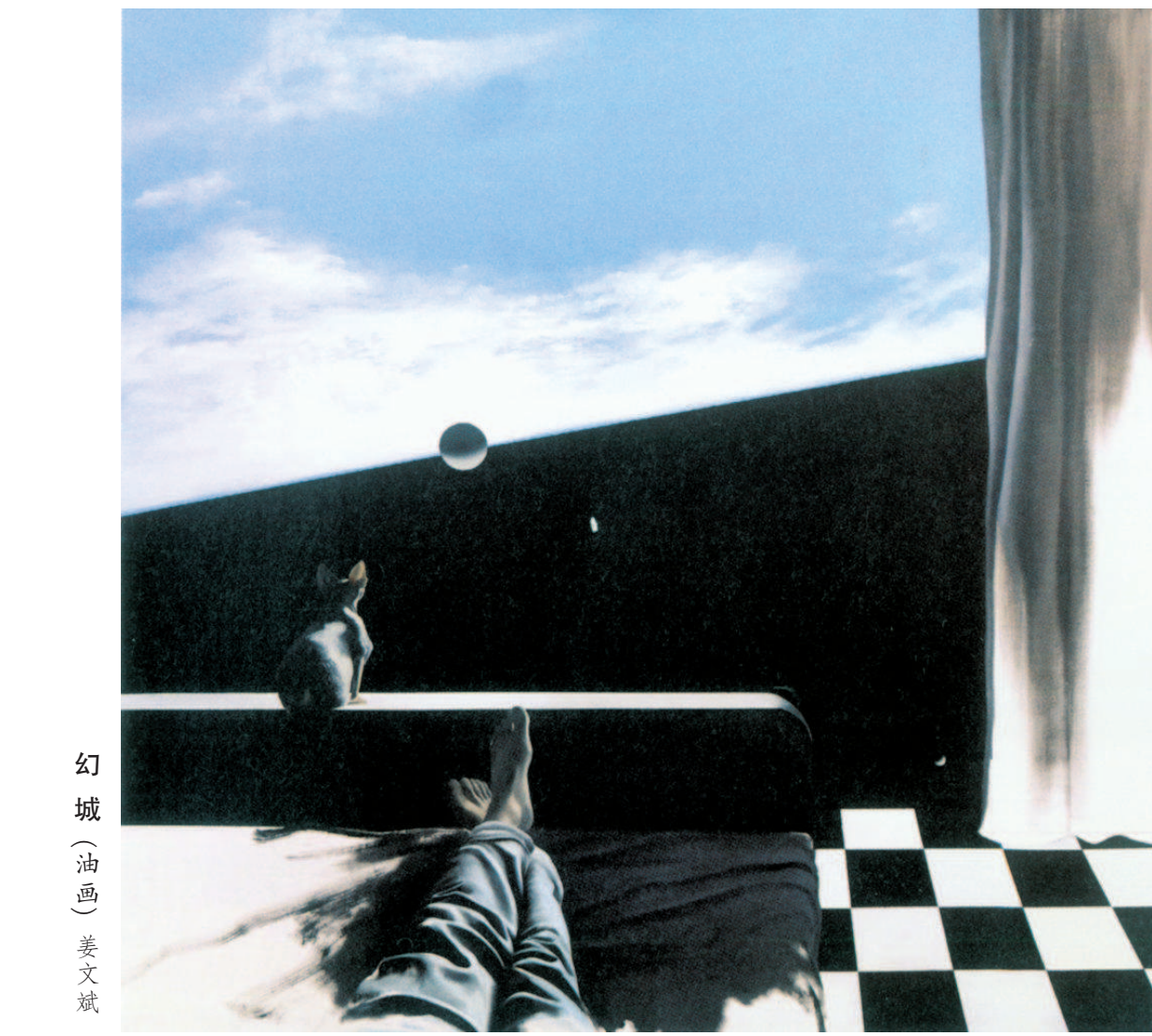
的身体和精神日复一日经历着希望的损耗，她们看得到父亲的衰弱，看得到男友的懦弱，看到操劳又忍耐的母亲、姐妹，等她们再看向自己，只觉得惘然、荒谬、愤怒。金爱烂笔下的苦涩和困感，是她精心提炼过的苦痛，鞭打过嫉妒又真挚的内心。她的许多故事，经由选材、编织和叙述的过程，会令日常生活裸露在文学世界的物质材料显出原始的粗砺质地，仿佛“某种极度透明的不幸”缓缓褪去了遮盖布。只有更强大的内心，才有勇气去逼问更具精神意义的问题，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艰苦的条件的确为女性创造了新的心理环境，她们绕开了一些远古的障碍自力更生重建自己和社会的关系，重建是痛苦的，但向往幸福的本能并未泯灭。

在《滔滔生活》里，同题故事是我喜欢的。这是一个和钢琴有关的故事，但又不只是在说贫因家庭音乐学习的历程。饺子馆家的女儿，在母亲难得的经济庇护下有机会学习钢琴，但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因为为人作保破产，家里负债搬去了“半地下”。钢琴是家里唯一的值钱的东西，母亲却坚持没有卖。搬家工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把钢琴这种东西搬到“半地下”（不是洗衣机，不是冰箱，竟然是钢琴），在普通人看来，“半地下”和“钢琴”隶属两个世界，新房东也禁止他们弹钢琴（“最后我们多付了管理费，并以绝对不弹钢琴为条件打发走了房东。房东转身离开时又说，既然不打算弹，为什么要带来呢？”），至此，“钢琴已经毫无用处了，妈妈好像把钢琴当成了某种纪念牌。”就这样，一架钢琴，一个并不算超有天赋的学习者，和家人们一起受困在被经济游戏惩罚的狭小空间中。唯有这台不能弹奏的钢琴，象征着已逝生活的希望。有一天，女主弹了一个音，房东就来责问她。她只能用手机里数字的声音，幻想音阶。一场暴雨，让本就窘迫的生活更加狼藉，雨水和脏水灌满的“半地下”的家，此时幻象产生了，“那一刻，仿佛有一辆全速飞驰的摩托车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从我心头划过。摩托车扬起的尘土间，几个饺子有如气泡般若隐若现。姐姐的英语书、电脑和字

符，爸爸的电话，我们的名字飘到空中，随后爆裂。”钢琴被黑水淹没，心疼的钝痛让人产生幻觉，讽刺的是，当钢琴即将毁损，反而可以肆意弹了（“我在黑雨荡荡的半地下室里弹钢琴”）。这又是一种心碎，晶莹剔透的心碎甚至演化为艺术的诞生，那是“金爱烂”不过的文学世界拉开帷幕。在当下这样一个看似特别歌頌有序、高效、饿不死时代里，她看到的个体生命、悲伤故事，她看破的希望幻象，她记录下的破灭，渗透在文字的肌理，呈现出罕见的能量。在字里行间，她不只是对女性命运的感悟。女性只是通往艺术世界的媒介。事实上金爱烂看到的，或者说指引我们读者去看的，是荒谬的存在情境里时间陷落的深渊式状态。她们都是努力的人，但，既没有传统可以依靠，也没有未来值得相信。没有奇迹了，奇迹是黑水倒灌创造出的更深邃的劫难。钢琴本该弹奏出的最精致、最美好的声音被禁止出声，唯有在黑水世界，它可以被弹奏出有力的“无声”。他们一家已彻底失去那个“最精致”“最美好”的希望，连最后一个音符也被物理性地剥夺了，钢琴损坏了，纪念碑被冲刷，真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

小说集《滔滔生活》中的其他故事，如《口水涟涟》写作了都会女性极度疲惫而辛劳的职场生涯；《圣诞特选》写作了经济拮据的年轻男女面对“节日”精打细算的心路历程（“圣诞节犹如瘟疫般归来”）；《过午线》巧妙处理了主人公的生命时间，却好像在提醒读者作者有着非同寻常的补习培训经验，她曾在不只一篇小说中记录辅导学院的生活，那里人数众多、阶层明晰，是普通人勤工俭学的选择，却也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那么多人试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最终为何（在其他的小说里）也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好呢？《刀痕》刻画了刻板印象中韩国家庭的生活，事不关己的父亲、勤劳能干的母亲，“刀”是主人公亲情记忆的物象投射，“善于用刀的妈妈仍然有切不断的东西”（如糟糕的婚姻），父亲却因欠高利贷只想用刀自杀（“像个一辈子都没唱过一首热门歌曲的歌手”），最后母亲亲近，葬礼热闹闹闹得漫长。后在一些相似的用刀行为模式中，作者努力回避着最伤痛的思念，刻意轻盈遮盖起生活种种不堪回首的细节。换句话说《刀痕》将更多笔墨分布在母亲的葬礼，是颇有深意的设计。母亲在故事发生时已经不在场，母亲留下了好多幽默的回忆都沾满了心酸。

金爱烂写得最生动的，是韩国年轻人的贫穷。对地铁站名的敏感，不断转换的面店、饺子店，精确的打工报酬数字，精确的约会开销……无一不提醒我们生活的重压。时不时出现的家庭负债，又似乎暗示着长辈穷人们忙着投机和博弈，背后可能是对于幸福生活的绝望。在她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可以成为榜样的父亲和母亲，太多失败者让80后一代并不是真的对社会机制、亲密关系没有反思，而是无力反思（“真的好累啊”）。真正的爱情从未降临。作者没有将埋怨和公正的议题直接抛给抽象的男性群体，而是把一些缺乏责任感的普通人偶然设置为“父亲”或“男友”，这在她的另一部小说《她有睡不着的理由》中也有体现，小说里的爸爸不仅不是女儿可以依靠的人，反而会成为女儿的恐惧和担忧，他一出现总不会有太好的事，至少阻断了女儿本来有序的成长轨道。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金爱烂抛给我们很好的问题。父亲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让人头痛，这是谁的错呢？在金爱烂小说中揭示的世界，深藏着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社会生存压力的后果。《过午线》中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首尔鹭梁津一带的补习学校，挤满了高考复读生和其他考试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逼仄简陋的空间里晚睡早起，最后上了大学，依然只能回这样的学校当讲师。与此同时，消费文化又为年轻人布置了等级森严的生存仪式，如《圣诞特选》中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而婉拒男朋友共度圣诞的妹妹，现实冷峻如雪，作家将这些体验都划归为生活本来的样子。它是有温度的，是寒冷的。与此同时，它也是有光芒的，大部分光是假的，这就使得真正的光明变得尤为可贵。生活的长夜仓促来了，唯有好看的小说能给我们一些简朴而隽永的星光。



幻境（油画）姜文斌

回音壁

“狼虎会雅集”与“畜生剧团”

侯宇燕

2月28日的《笔会》刊登了沈嘉禄先生的《狼虎会雅集》，提到这是一个文化界同人“以文会友”的组织，“每半月一聚，找一家饭店，品时新菜式，交流著编经验，互通文坛信息，在新旧交替的文化背景中，也是一时之风”。无独有偶，有趣的是，稍晚时期，和南方的“虎狼会”相对，北平也出现过

一个“畜生剧团”。老饕唐鲁孙先生在《天下味》中说：“留法戏剧博士陈绵、话剧界以演醉了出名的熊佛西都是新华饭店吃牛排的老客。”更为珍贵的是，他在《故园情》中介绍北平小吃羊霜肠，说

“当年有一群爱好戏剧的朋友，陈绵、熊佛西、刘曼虎、马一民，在北平组织了一个藏娜社公演话剧，也就是舒舍予笔下所说的‘畜生剧团’……剧团的人对羊双肠可能发生了兴趣，一个月马一民总要请大家到他家吃一两次羊双肠”（笔者按，羊双肠为羊霜肠之误）。

这四个人，名字里都有动物的含义，故而老舍先生赐予他们的藏娜社“畜生剧团”的“美誉”。

网上对羊霜肠有一段介绍：“羊霜肠在北京已经绝迹了……羊霜肠是在羊肠子里灌血，圆滚滚的用

小火放在汤锅里煮，陪煮的有羊脆骨、羊筋。

“肠子煮熟时间长了，里面的羊血就凝成血豆腐。掌柜从锅里挑出肠子，用刀切一段，在案板上切成片放在碗底，再放一些碎羊肉，浇上热汤，撒上辣子、芝麻、香菜、葱花。齐活！”

“羊霜肠要和热烧饼一块吃。羊肠子比猪肠子油水多，价钱却差不多，所以更受老百姓欢迎。白色的羊油都凝在肠子和碗边上，像挂了一层霜，因而叫‘霜肠’。”

可见这些人真是爱吃的朋友，且性格豪爽。陈绵籍贯福建闽侯，很可能出身于

客家大族，何以对草原民族的特产如此感兴趣？答案应该是：由于几代世居北京，早已入乡随俗了。

在现代文学史上，剧作家、导演、留法戏剧学博士、中法大学教授陈绵（1901—1966）占据了一席之地。姜德明先生在《陈绵的剧本》中说：“1989年第一期的《燕都》杂志，邓云乡先生发表了关于陈绵的一篇人物记，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久未提及的一位故人。陈绵有‘中旅保姆’之称，既编剧，又作导演。谈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的中国旅行剧团，总会想起他的名字。陈绵出身北京旧家，熟悉大宅门的风俗人情，

也经历过家族的破败，他写活了富贵人家的兴衰哀乐。”

在《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里，又可找到这样一段珍贵记载：“1936年，为配合学联的活动，我受‘学生剧团’邀请，出演一部由法国小说改编的话剧《干吗？》，导演是留法戏剧博士陈绵。这是一部家庭伦理戏……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陈绵导演为我的示范表演，并心中毫无杂念地重演了一遍之后，陈绵导演欣喜地一下抱住我，喊着：‘太好了！太好了！’后来《干吗？》在几个剧场售票公演，很受观众欢迎。”可见陈绵真是一个性情中人。

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姜德明选编的《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其中收录陈绵的《从北平到上海》（发表于《光明》第1卷第6期，1936年出版），文中有一段充满感情的议论，体现出他对百姓疾苦有一种单纯的同情：“我们需要接近各种不同的人类。即使我们没有力量解除他们的痛苦，增进他们的幸福，我们也要试着明白他们的希望，安慰他们的愁闷。”

